

# 后现代主义、经验论与社会建构主义

贾向桐,李建珊

(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在哲学领域,特别是科学哲学领域,社会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建构”成为极为时髦的哲学话语:知识的建构、技术的建构、权力的建构……,如何理解建构主义呢?文章从与之密切关联的经验主义、后现代主义角度给以分析,揭示建构主义的内涵。

**关键词:** 社会建构主义;经验论;后现代主义;科学

**中图分类号:** N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 (2005) 05 - 0049 - 04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建构主义思想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新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使得社会建构主义主张在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技术哲学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于自身理论和经验研究的需要,社会建构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拒斥,对现实事实的社会建构性质进行了阐发和张扬,在涉及一些重大的知识论问题上,它与传统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理念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其社会建构观念对传统实在论的批判,在整个西方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近年来,社会建构主义在我国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有关建构主义的讨论成为理论热点之一。但人们对建构主义理论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解,特别是有关它深刻的理论背景问题,所述不详。事实上,近代认识论转向以后的哲学进程,就已蕴涵了建构主义的思想萌芽。从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来源、内容、特征来看,它与哲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实在论的发展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在后经验主义时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社会建构主义潮流与它们就更是密不可分。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理清建构论与经验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路关系(我们不再具体涉及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以便进一步揭示社会建构主义的内涵。

## 一 社会建构主义与经验论

从理论渊源上看,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经验主义立场,特别是接受了老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传

统,对于科学知识本性问题的研究,它沿用了经验主义的基本方法,强调感觉经验在知识起源中的初始作用。社会建构主义主张,对于“所有知识,而无论是经验科学的知识或数学知识,它们都应当被视为调查研究的经验材料来对待”<sup>[1]</sup>。当然,建构主义并不是对经验主义原则的简单继承,它与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毕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它更多的只是对经验研究方法的继承。建构主义对传统经验主义的知识观进行了批判,以破除其中的实在论观念,为确定社会意象在知识生产中的决定性地位奠定基础。布鲁尔批评经验论说,“如果经验论是正确的,那么知识社会学就的确是有关错误、信念和建议的社会学,其本身并不构成知识”<sup>[2]</sup>,那么知识社会学就只是有关错误信念的社会学理论,这是建构论所难以容忍的。

首先,社会建构主义针对传统经验论的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了批评。布鲁尔认为,经验主义强调“只要我们本能地利用自身动物式认识机能,就能获得知识的这种预设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模式(经验主义)或许可以解释知识的某些内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而且是必须给予我们自己),但人类的知识和科学是否只依靠世界和动物式机能之间相互作用的个体才能建立起来呢?……心理学研究无法对知识的社会因素进行解释”<sup>[3]</sup>。正如同社会认识论对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方式一样,布鲁尔点出了认知主体的社会属性。所以,布鲁尔紧接着又说,“社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映其个体成员的感觉经验,也不反映所谓的动物式知识的集合。

【收稿日期】 2005 - 04 - 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科技革命”资助(课题编号为 M0402)

【作者简介】 贾向桐(1976 - ),男,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

李建珊(1943 - ),男,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它是人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或人们关于实在的种种看法……我们应把知识与文化等同,而非与经验等同。而且,“有关我们的知识是什么的描述,经验论并不令人信服。经验论虽然提供了某些基础材料,可对我们而言,这些材料对建构发展变化的大厦设计并无意义”。<sup>[4]</sup>为了深入批判经验论的个体主义倾向,社会建构主义借助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强调私人语言、个体行为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纯粹私人言行的不存在理论,来批评传统的个体主义经验论,为社会因素在认识论中的作用提供依据。

其次,建构论对传统经验论中所蕴涵的先验论、独断论成分进行了否定。起源于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具有很强的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理论特色,它表现出哈耶克所说的经验主义对理性的那种谨慎态度。因为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哲学家所表述的科学的先验主义独断论实际上无法论证自身,并且它最终仍然是一个随意的决定。社会建构论者的哲学实践不是要建立一种替代理性主义知识哲学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更进一步,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换成为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要避免任何独断的假设,而应完全符合“科学的程序”。因此,社会建构论者主张,诸如知识本性这样的问题和争端,不能指望先验的‘理性’思辨,而是要诉诸于有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细节性的描述才能解开认识论的神秘和疑惑,传统先验论的解决途径是徒劳而无益的。<sup>[5]</sup>实际上,针对布鲁尔对传统知识论的分析,劳丹曾进一步指出,被布鲁尔批判的目的论和经验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相信对一个信念的认识论和理性地位的评价与我们随后将要用于解释信念的机制(mechanisms)相关。正像我们看到的,布鲁尔认为这一传统程序是非科学的。实际上,布鲁尔不但要反对这些先验评价,而且反对在解释信念时使用任何认识论和理性的地位的作法。

当然,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经验主义,因为这样也就切断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经验研究主张。布鲁尔对经验主义的个体主义倾向进行批评之后,马上又指出,“如果只看到了经验主义的缺点而无视其优点,那就使我们面对很多的危机”。<sup>[6]</sup>社会建构主义的策略在于通过对传统经验论个体主义的批判,从而为在认识论中引进社会因素铺平道路,而非简单否定经验在知识论中的地位。在总体上,建构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还是持正面肯定态度的,“经验论所提出的最可贵主张是,生理机能能保证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一些反映具有共同性和持续性”,而且,“标准经验主义也提出了很多有关获得知识方法的一些巧妙论述。现在经验主义者比较流行的方式是避免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论述,即使如此,他们的主要理论和我们所总结的内容还是相似的,可以直接称之为经验主义”。<sup>[7]</sup>英国社会建构主义学派还是与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相一致的。

这样,在对传统经验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主义又重新肯定了经验在知识中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在不低估纲领主张时,公正的对待经验对于信念的作用”,感觉经验在科学知识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

自己的经验主义纲领:在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经验与以前的信念共同作用从而产生新的信念,“经验总是对旧信念产生作用,即它是可导致信念情况发生变动的原因。……虽然经验能够导致信念的改变,但它并不完全由经验所决定”。<sup>[8]</sup>例如,我们可以在科学领域很轻易地找到这样的例子,以太阳运动为例,对于所有人来说它都以地平线为框架东升西落,但对托勒密或哥白尼的不同拥护者而言,他们心目中的地球和太阳的位置却是截然不同的。共同经验导致信念的截然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前信念的不同,即不同社会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布鲁尔等人通过对传统经验论中先验论和个体论因素的批判,将经验和社会性相结合,初步论证了知识与社会意象(social imagery)间的关系,认为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人类知识都是受社会意象决定的,知识与社会因素具有因果性关系。

社会建构主义在具体研究中,主要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研究科学知识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是所谓的“宏观-定向研究”。其中,英国爱丁堡学派正是以宏观方法见长,他们努力追踪社会变量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他们的代表性观点就是利益分析原则,探究社会群体利益与科学理论的因果关系。而爱丁堡学派之后的巴斯学派,又开始有了一种新的发展,科林斯等人使用了“微观-发生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80年代后,这种“微观-发生学”经验研究开始占据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主导地位,经验社会学更侧重于微观定性研究,他们关注于科学家是怎样从事和怎样谈论科学,并注重考察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因素的作用。此时的科学社会研究主要包括: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谈话分析研究和自反性研究等多个分支。拉都尔、伍尔加的、诺尔-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还包括美国的加芬克尔(Garfinkel)、林奇、Eric Livingston、nancy cartwright等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利用了人类学微观研究方法,加芬克尔(1983)、兰希(1985)和利文斯顿(1986)也用人种志的方法来研究实验室科学和数学;Trawee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斯坦福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粒子物理学家,社会建构论者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已经表明社会因素在科学实践中起重要作用。从上可见,建构主义仍然坚持了知识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的基本研究思路,它还是属于后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

## 二 建构论附属后现代话语吗?

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构是同后现代反科学思潮交织在一起的。早在建构主义产生以前,后现代主义就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以及真理性进行了彻底批判。而“科学大战”中的科学捍卫者,也往往将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思潮同起来一起加以批判,如克瑞杰的《建在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的爆光》(1998)、艾伦·索卡尔、布里克蒙德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及索卡尔事件后出版的《索卡尔诈文》(2000)都对两者不加区分而一同加以批判。而且,建构主义的视角更

多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语境背景之下出现的,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如吉(Rugie)就将建构主义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和自然建构主义(naturalistic constructivism),从中可见二者关系的密切程度。曹天予在论及两者关系时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体现于其奉若神明的‘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中的社会建构论的实证论倾向的鼓励下,这些对科学的微观研究将科学史的主题分解为更小的多的因素,以至于宏观-因果解释几乎不可能被遵循,甚至了解这一点都成为不需要的或者是完全不相干的。这种说法可由B.拉图尔从社会建构论者向后现代主义者演化而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正是这个拉图尔否定了任何因果解释的可能性。虽然社会建构论者正在与这些最新趋向相争论,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却是不可否认的”,<sup>[9]</sup>社会建构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后现代话语处于复杂的纠葛之中。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真理之争”早已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与利益的政治斗争,联系着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政治的问题已不是在错误、幻觉或反常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自身。因为“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不是作为法理学家或高贵的人,而是作为被雇用者或专家。我这里所说的是原子物理学家开始进入历史的前台”。<sup>[10]</sup>利奥塔和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对各种传统认识问题的解构,其目的是要放弃近代科学方法以及探索真理的研究模式,这是与社会建构主义为将科学内容和社会因素相关联而抛弃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的主张是极为相似的。

那么,“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社会建构论应占有什么位置呢?在现代-后现代争论中,至关重要的是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性和进步等概念的争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以对合理性和进步的怀疑论和悲观论为特征。鉴于社会建构论者顽强不屈的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他们应该,并实际上也已经被划到了现代主义一边。可是,既然建构论者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社会建构论实际上就长了通向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sup>[11]</sup>从这方面来看,SSK和后现代主义确实都具有反对传统基础主义、客观真理论、理性主义知识观的理论特点,二者具有相通之处,建构主义的后现代特点是很突出的。

但社会建构主义又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二者不能划等号。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社会建构论的科学主义立场十分鲜明,他们沿用经验分析的方法,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并且强调它们自身学科的科学地位,属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进路。这种研究把知识论看作科学事业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以科学的方式理解科学的理论努力。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

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了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论倾向。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普遍性、真理、客观性等现代性观念的批判,科学认识是普遍性的科学主义思想是他们集中要否定的内容,因而他们主张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sup>[12]</sup>在这一倾向上,两者是立场相对的。为此,布鲁尔写道,“在整个论证过程中,我一直理所当然的坚持当代科学的立场(对此可以保证)。总体上说,科学正如常识那样的唯物主义,是因果性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我的策略就是力图把社会科学与其他经验科学方法相联系。……只有像其他科学那样去研究社会科学,那么就可以做好”。<sup>[13]</sup>这样,布鲁尔继承了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方法,要确立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主张对自然科学本身进行实证研究,用自然科学方式描述和解释科学知识,最终使建构主义研究成为一门科学。事实上,在SSK的弱纲领主张中,体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色彩,但它又在结论上否定了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这是建构主义纲领的一大突出特点。

从理论倾向来看,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还是“同途殊归”的。建构主义虽然借用相对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等进行了解构,但它的目的却在于将科学知识引入社会学分析,强调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建构主义仍然站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试图用社会涵盖所有知识论问题,属于极端的社会学主义或社会实在论,为另一种形式的一元论,它仍是强调统一性的。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努力在于解构现存的一切中心、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他们认为统一即代表统治,以普遍性的名义消灭特殊性,以同一性的名义取消差异。因此他们主张多元论,反对中心主义,反对一元论,“后现代作为吞噬一切统一性的批判和反驳而出现,反对任何方式及任何领域上的统一化的回声”。在这方面两者的理论倾向上的差别还是明显的。而且从理论来源来看,社会建构主义更多继承了知识社会、科学社会学以及蒯因等人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思想,在这些思想中,它们更多的具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理论倾向,和后现代主义联系并不密切。

### 三 已属传统而倾向叛逆的社会建构主义

经过以上我们对社会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社会建构主义属于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的范式,是后经验主义哲学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一环。事实上,建构论者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理论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门自然主义的经验科学,即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本性。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一样,可以用经验方法去处理,这样,认识论就同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相类似,都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其实蒯因也说过,“旧认识论意在涵盖自然科学,它努力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建构自然科学。而新认识论却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属于自然科学”,<sup>[14]</sup>再也没有比自然科学更高的真理了。

所以,社会建构论的自然主义主张并不排斥认识论,但它要把认识论视同经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科学告诉我

们,我们关于世界的信息仅限于我们对外部感官的刺激,因此认识论问题也是科学范围内的一个问题,即我们人类如何能够从如此有限的信息设法达到科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自然主义认识论要求用描述性知识论来代替传统规范性知识论。蒯因曾强调说,传统知识论关注知识的确证,而新认识论则要在肯定感觉证据的前提下,对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给出实际的说明,这是一种描述性的知识论。有趣的是,建构主义从此又走上了反弗雷格分析哲学的道路。自然主义认识论根据科学研究成果来研究认识论问题,打破弗雷格禁止心理学进入认识论的警告,他们强调认识不是先验的,我们的心理、生理能力与我们的知识密切相关,只通过社会、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问题。可以说,建构主义是极端经验主义发展的典型产物,而且,在现代知识论研究中,建构主义主张已是极为传统的观点了。

再者,在后经验主义时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历史等科学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人们从内史研究开始走向外史研究。从库恩开始,科学史进入哲学家研究的范围,逻辑实证主义片面强调逻辑分析的方法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克服了传统静态研究的缺陷。科学哲学在继实证主义之后发生了所谓的历史学转向,事实上,在库恩等人发展起来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就已蕴含了另一重要的科学研究思路,即社会学进路,要关心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关注科学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加之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知识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并发生了历史学之后的又一次转向: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诸多观点,如对自然界统一性、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否定,强调科学知识与其他信仰体系如神话、巫术、宗教之间的一致性,知识是社会磋商的产物等等,与传统知识论,尤其是实在论科学观相比,它具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将科学实践活动及其结果都划归于社会因素。在建构主义激进的理论主张背后,我们还是可以依稀看到它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传统影子。

最后,社会建构主义与其说附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如说是它与实在论的对立更深刻体现了当代哲学思潮中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合理

性、客观性的解构,揭示了知识相对于人类实践、生活形式和文化的相对性、关联性。布鲁尔声称,“知识社会学强纲领就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原则上的,而且这一点不容置疑”。<sup>[15]</sup>而且“相对主义绝不是对知识形式的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的人、那些认为某些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认识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sup>[16]</sup>其实,宾克莱甚至早已将现代概括为“相对主义的时代”,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一样,针对客观主义知识论,强调人类信念的可变性,强调世界的本质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性”。但建构主义也进而走向了极端,甚至否定了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通过相对主义纲领,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客观性进行了全面解构,科学真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合理性、科学进步等观念都给予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解释。

### 【参 考 文 献】

- [1][2][3][4][6][7][8][13][15] 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 3, 14, 15, 24, 31, 31, 157, 158
- [5]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308
- [9] 曹天予. 社会建构意味着什么[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4).
- [10][11] 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c].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133, 126
- [12] S. Seidman & G.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M]. Basil Blackwell Cambridge, 1992. 6
- [14] W. V.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1969. 83
- [16] 巴恩斯, 布鲁尔. 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J]. 哲学译丛, 2000(3).

(责任编辑 殷杰)